

惠州文脉【花地·西湖】

# 满架蔷薇几度花

□彭宝珠

## 扇形山的传说

□胡湖

## 父亲买西瓜回来

□于小燕

## 邂逅春天的诗意

□章铜柱

## 水榭红棉赋

□李硕洪

周末，我和女儿在市区闲逛，被一家院落的花墙吸引了，眼睛为之一亮，心情为之豁然。向阳的院墙上，一丛丛纵横交错的蔷薇枝条，把院墙从里到外，层层叠叠地包裹起来。茂密的蔷薇花，花色鲜艳，生机勃勃，像花海，惊艳得足以让我们驻足观赏。

明代王象晋的《群芳谱》曰：“开时连春接夏，清馥可人，结屏甚佳。别有野蔷薇，号野客、雪白、粉红，香更郁烈。”初夏的蔷薇花，一片片一簇簇，成为一道道五彩的花瀑布，宛如姗姗来迟的美人，惊艳而妖娆，

撩拨着路人的眼眸。

暮春时节，春花大都凋谢了，大地鲜少明媚动人的色彩。这时，蔷薇花开了。枝叶重重叠叠，花朵密密匝匝，花墙绵延数米。蔷薇花开得正盛，一朵朵粉红的、洁白的花儿，从绿叶丛中争先恐后冒出来，沁人心脾的幽香在空气中弥漫，清新自然，久久萦绕在鼻间、流溢在心田。“绿树阴浓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水晶帘动微风起，满架蔷薇一院香。”我不自觉地咏出了唐代高骈的诗作。

晨光洒在花瓣上显得更加

温柔，蔷薇芬芳迷人，有的还是花骨朵，羞羞答答，像个娇羞的小姑娘。有的花瓣全展开了，像个自信的女孩在展现自己。这家院子里面的蔷薇花朵恣意张扬，院子外面的花朵鲜亮热闹，西侧墙上的花朵少而玲珑，东侧墙上的花朵多而饱满。每一朵不同色彩的蔷薇花，每一朵不同仪态的蔷薇花，都有不同的美感、不同的风骨，犹如芸芸众生。一花一世界，瞬间展现了她那夺人心魄的美。

在这高楼林立的城市中，蔷薇更是令人动容的花儿。它们给小院带来灵动的风姿，为

街道增添了生机，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。我们行走在路边，与满墙的蔷薇花并行。花儿轻轻摇曳，花香身前后萦绕。我和女儿边走边聊，听她谈谈学习上的难题。我们轻轻地聊，慢慢地聊，浅夏的阳光爬上心头，心结解开了，花墙前又多了一朵绽放的笑脸。

我们驻足花墙前，美景尽收眼底，蔷薇花开放在心中，给这个暮春浅夏增添了绚丽的色彩，怎么看，都是一幅美丽的画卷。随着日光推移，那幅画卷自动变幻着光与影的奥秘。静立于蔷薇架下的赏花人儿，便与花

架相融，也成为另外一幅画。

看到女儿也被蔷薇花吸引了，我料想这栽花的主人，一定深谙蔷薇的真性，也许这位园丁，也和蔷薇一样，期盼这份芬芳飘散四溢，芳香了路过花架的人儿。那她心里一定甜甜的、暖暖的、柔柔的。想到这里，我便拍照留念，期待“香云落衣袂，一月留余香。”

徜徉在蔷薇花下，仰望蔷薇的花海，呼吸蔷薇的花香，总会心生恍惚，竟觉得自己也是一朵小小的蔷薇花。在这浪漫的季节，嗅一嗅花香，多少烦心事也都会随风而去。

## 雪山脚下

李海波 摄



## 温暖的旅程

□胡玲

人的一生，会一次次踏上旅程，奔向一个个目的地。旅途中，我们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，经历各种各样的事，许多旅途见闻，早已在时光的流逝中模糊不清，但有一次旅程，一直珍藏在我的记忆深处，每次想起，心里会充盈着温暖与感动。

三年前，我去某个城市参加一个文学活动。我居住的小城，没有直达活动现场的车次，在那座城市一个偏远的小车站下了车。我准备在网上约个顺风车过去，发现手机竟然没电关机了。想拦辆出租车，但车站门口等车的人汹涌如潮，每当有出租车停留，便有眼明手快的乘客“捷足先登”了，我只好向路人打听如何坐公交车去现场。一位路人热心地告诉我，在路边乘坐21路公交车，在某个广场下车，然后转乘一次公交车即可到达。

我坐上了21路车，在某个广场下了车。那是一个小广场，位置比较偏僻，正值中午，烈日炎炎，人影稀少。我在广场边转了好几圈，没有看到公交车站，就连出租车的影子也没有见着，眼看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这时，一个身穿黄色工作服的外卖小哥骑着电小驴经过，他不顾矜持地冲过去，用力朝他挥手，大声问他怎么坐车。外卖小哥在我面前停下来，晒得黝黑的脸庞绽开一抹憨厚的笑，说：“不好意思，你说的这地方我没去过，不知道怎么坐车。”听到他的话，我像被泼了一盆冷水，愈发感到失望和无助。他看了我几眼，说：“这附近没有公交车站，要不，我带你到最近的公交车站？”反正是要去那边送餐，我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似的，想也没想，就坐上了他的车。

外卖小哥载着我陌生的街道上穿梭。电视和小说里歹徒冒充的司机劫掠的剧情开始在我脑海里冒出来，我突然紧张起来，心想这个外卖小哥该不会是坏人吧？万一他把我带到偏僻的地方或者发现他有什么不对劲，我就立即跳下车逃跑并大声呼救。然而，事情并没有朝着我设想的“恐怖剧情”发展，小电驴穿过几条热闹街道，在一个公交站牌前停下，“这里的公交车多，你看看怎么坐车去。”外卖小哥抹了抹脸上的汗水说。“太感谢你了！”我心里充满了感激，并为刚才对他猜疑而羞愧。“不客气，顺路的事！”说完，外卖小哥匆匆离开了。

一大排站牌上，密密麻麻的站名看得人眼花缭乱，我快速浏览了几遍，没看到目的地，心里开始焦虑起来。这时，一个妆容精致、身穿得体西装的白领美女走过来，我走上前向她打听，她停下脚步，彬彬有礼地说：“你说的这个地方我去过，坐9路车就到了。”“不知还要坐多久？”我自言自语道，她优雅地笑着说：“我用手机帮你查一下吧。”说着，她的手指在手机屏幕上轻柔地滑动着，然后，她说：“你还要坐19个站，大概一个多小时，在天虹商场下车就行了，你说的地方就在商场旁边。”我正准备向她道谢，她眼尖地指着路边刚停的一辆公交车说：“9路车到了，你赶紧上车吧！”我来不及跟她道声谢谢，就急急忙忙上了公交车。

一个小时后，我顺利地到达了活动的酒店。时隔三年，我依然时常想起那个外卖小哥和白领美女。两人与我不相识，却用热心和善良在我的生命旅程中馈赠下温暖的一瞬间，因为他们，我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情和美好。

在春天的每个角落里，都藏着待解的诗意，那是一些细节的呈现，也是一些需要内心敏感的人去解读的诗意。我不一定是个敏感的人，却喜欢在春天里，寻找属于春天的诗意，仿佛那种诗意是我重新认识和发现的，如此，便有了非同以往的意义。

经常路过的那户人家，院子是空的，门前的溪上，用水泥板搭了座简起的桥，桥两侧原来有低矮的钢管扶栏，后来一侧的扶栏不见了。房子的主人外出时，常年不在家，院子也没人打扫，秋天，树叶落了一地，很破落的样子。春天，那些落叶多数不见了，但仍有不少堆在院子的角落里。院子的主人见过几次面，也算熟悉，路过那院子时，总会打量一番，想想主人在家时的样子，觉得很可惜了那个院子。这几天，院子里的一棵桃花开了，我以前没有注意到那棵桃树。在空空的院子里，一棵盛开的桃花，那样的骄傲、醒目。那一树的粉红的桃花，能当得起灼灼其华的赞誉。

我没有走进过那个院子，此刻也不想走进去，毕竟院子的主人不在家，瓜田李下，总得避嫌。我站在路上，隔着溪与桥，看着院子里那棵盛开的桃花，忽然想起崔护《题都城南庄》诗中的句子：“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。”院子里也没有崔护诗中所提的桃花人面，可是那一树桃花，还是让我想起了一些什么，不

一定是这个院子里，也或许是我以前在春天里遇到过的某个人，或者只是让我想起以前见过的一树盛开的桃花罢了。这几天，那棵桃花又开了，开得那样娇艳热闹，很不真实的样子。难怪很多人对一树桃花，有很不同的理解，甚至截然相反，就像有人说桃花是静的，有人说桃花不静一样。静与不静，与春天里的一树桃花无关，但都是诗意浪漫、灼灼耀眼的。

每年春天，总有连绵的雨。有时候春雨并不恼人，如果带着一种诗意的态度去欣赏眼前的春雨，就别有一番滋味。前段时间，春雨绵绵地下了一阵子，我也经常在雨中散步，及至雨停了，反倒有些不适应了，散步时，好像缺少一种氛围。可在雨后，当夕阳斜斜地透过云层，照在眼前时，还是被雨后初晴时的灿烂阳光所惊艳，抬头看看高处的云天，再低头看看湿意满满的大地，那种感觉是难以用语言细细描述的，除了折服，便是叹服了。

在雨后夕阳金色透明的光线里，我忽然发现树下的一些亮色，是盈盈绿意上的黄褐、红褐色，亮亮的，又像是黄、金、红，我没见过这样复杂的颜色，便凑过去细看。原来树下有一丛从刚刚冒出嫩芽的苔藓，苔藓上沾着细细的雨珠，经过光线的折射，竟呈现出如此好看的颜色。院子里也没有崔护诗中所提的桃花人面，可是那一树桃花，还是让我想起了一些什么，不

然发现，才会惊叹莫名，就像袁枚在《苔》中写的，“苔花如米小，也学牡丹开”，那是一丛藏在草丛中的浅淡绿意。

很喜欢白居易的《春风》诗：“春风先发苑中梅，樱杏桃梨次第开。芽花榆荚深村里，亦道春风为我来。”有时候，先是我们心中藏着诗意，然后才与之邂逅的。今年早春，第一次看见梅花的时候，是因临时有事要去一个地方，本有满心的不情愿，但还是去了。在路边，在临水的一侧，有一条弯曲的小路，路面用碎石铺成，沿路两边栽了几十棵梅树。那天红梅刚开，我在那条小路上走了好几个来回，心里默默念着那些写梅的诗句，留下了一路诗意梅香。这样的邂逅，也是一种缘分吧。

在回味一首诗时，陆续邂逅藏于其中的诗意，是件非常有趣的事。那棵很老的野樱桃桃树，是前年秋天时在一处老宅的院子里邂逅的。今年，野樱桃桃开花的时候，特意去看了一回，它比我想象中的更好看一些，生命力也更旺盛一些。凤凰山下那棵老杏树，算是旧相识了，每年开花时，我都会在树下站好久，等待着风中杏花纷纷扬扬地落下来，落在我的身上，落在我的身边，此时，我想起“杏花春雨江南”，想起“春日游，杏花吹满头”，想起第一次看见它开花时的情形。那棵苍老的野樱桃桃藏在一处老宅的院子里，那棵老杏树也只是在路边，不经意的邂逅，便是与春天的诗意撞了个满怀。

长飙以金质，干豪气于苍天。绽放飞如火，擎旌舞似龙蟠。树顶珊瑚簇簇，空中霞绮喧喧。非春寒不足以见其毅，非夏热不足以显其坚。风吹雨打，干枝如铁；电闪雷鸣，花萼如旂。不可裹玩兮，树干长生瘤刺；不能攀摘兮，花苞站立云端。阳刚若父，张开臂膀以迎游子；坚毅如营，排列阵容而整衣冠。对敌冷面以矛刺，迎友柔情以絮棉。

亲民之举，实得其真。土地一方，不分老嫩；阳光一点，

便缤纷。正开花以浓烈，坠朔果而施仁。惟其材资轻以软，艺雕成器；惟其性质温以和，汤水滋神。抽丝填被枕兮，入药祛灾瘟。亲和为民众兮，驰爱献迎春。

是则情思以寄，学攀枝花之魂魄，沐雨栉风而扬帆；感慨以传，效水棉树之精神，披肝沥胆而施义。故君子修持在于己，终成坦荡之姿；仁心捧出在兹，必获融和之气。幸甚至哉，歌以咏志。与树齐欢，与春同醉！

西湖水榭，南粤春风。木棉凛凛，烽火熊熊。堂堂正正，烈烈轰轰。花班豪杰，卉族英雄。火炬侵天兮染赤，霞光映水兮流彤。盛赞南越王之贡品，相传高剑父之画风。木棉衣吉贝，苏轼笔诗功。不盈万户，未录诗官。远来蕃外，遍植国中。嘉木逢春兮，与芳菲于大地；奇花生树兮，呈锦绣而高空。江山炫彩，芳韵飞鸿。壮气高冠，临水之碧；雄须大面，攀枝之红。英雄之誉，实得其贤。转

趣。杉树经常要修枝，枝条干了是上好的柴。我常常钻进杉树林里去，毫不费力就能捡满一担柴。还有一个小秘密，大概只有我知道。那些野生山茶树，开花前，枝上偶尔会结两种果实，一种当地方言叫“猪耳朵”，一厚片一厚片的，酸酸甜甜。一种叫“山茶莓”，椭圆形，中间是空的，也是酸酸甜甜的。两种果实都极少，不是每棵树都有，且杂在树叶里，需要细心才能发现。山茶树，老家好多山上都有，但仙灵山极少数树上居然满树都是“山茶莓”。真是神奇。在缺乏少食的岁月，这样的美味称得上是一种意外的奢侈享受。

仙灵山就这样“活”在大家的口耳之间。直到有一天，村子里重修族谱，父亲告诉我，仙灵山其实不叫仙灵山，叫扇形山，因为它形状像一把扇子，族谱里有记载。

什么时候变成了“仙灵山”，谁也说不清。仙灵山、扇形山，在当地方言中，发音有些相似，区别也很明显。

“必也正名乎”？村里老人说，还是得恢复它本来的名字吧。“扇形山”取其形，“仙灵山”传其神。也有人有人说，存在的就是合理的，顺其自然最好。名号其实还是得有内涵，没有内涵难以行稳致远。即使在族谱里仍然叫扇形山，也可能只会继续沉淀在族谱里，日复一日，跟传说一道成为传说。

有一件事一直搁我心里，每次想起，都愧疚得痛心扉，悔不当初！

那是1995年夏天的一个早上，男朋友的父亲要来我家，这是他父亲第一次来我家，也是双方家长第一次见面。父亲早早起床，喂过牛羊，骑自行车，专门去城里买西瓜。

我叮嘱父亲早些回来。那时候还没有手机，我也没有手表。男朋友说他们早上来，没有说几点。我担心父亲走了，他要来来得早，家里就我一个人，多尴尬！父亲说，没事，买了就回来。

当时，太阳还没有出来，空气中洋溢着马莲花和白杨叶子的清香，花池中的草草颜色鲜艳而柔和，两只小燕子，从廊檐下飞出去，转了个圈儿，又飞了回来。我端着盆子，用竹板擦着水，屋里屋外，前院后院，门前的马路上，都洒着花花的，查只拐角都扫得干干净净。背子叠放得整整齐齐，枕头枕巾安放得妥妥帖帖。床和炕扫了又扫，单子拉得平平整整。窗玻璃擦得明晃晃的，连桌子腿凳子腿都擦干净了。跑出去看父亲，父亲还没回来。太阳已经升到三婶的墙后面了。

我到地上摘了些茄子辣子西红柿，拔了几根小葱，挖了几颗土豆，掐了撮儿香菜，家里有父亲昨天买的猪肉和豆腐，做个臊子汤十分好。回到家一看，父亲还没回来。

眼看男朋友和他爸就要来了，我心里着急，一遍遍跑出门去看，恨不得眼睛里伸出一根长长的线，从居民点头上绕过去，看到四队的街道——父亲也许正在四队的路上走着；我着急得简直要出现幻觉，无数次看见父亲骑着自行车，从居民点那头来。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在迫近，我抱了柴——这是父亲农闲时一捆一捆收拾下的，生着灶火，听着锅里的水渐渐“嗡嗡”催促般地响起来，心里面更是着急。一趟趟地跑到街门上往外看，每次都失望而归。越到后来越着急，眼看太阳都已经一树高了，父亲还不回来。

这个时候了，男朋友和他父亲肯定快要来了，说不定马上就要到门外了。我不敢再往街门上跑，生怕迎着男朋友父亲，我心里急得像火燎一样，一面做饭，一面暗暗埋怨：“爸，你咋还不回来？你说去就回来，这么一截路，你咋走了这么长时间还不回来？万一他们先来咋办？爸，你快点回来！”从家到城里的路，不过三

公里，父亲骑着自行车，怎么也该回来了。

正想着，街门外“啷啷”响了一声，我连忙跑出厨房，是父亲回来了。他推着家里那辆破旧的永久牌自行车，车后座上驮着一大蛇皮袋圆萝卜的西瓜，自行车把上还挂着一个网兜，网兜里装着一盒酒，刚进门。

我跑上前，大声埋怨道：“爸，你咋才回来！”

父亲歪着身子，推着自行车，大滴的汗正顺着额头往下淌，脸上还挂着高兴的笑容。听了我的话，他微微怔了一下，没有说话，把车子推到院子外停下，取下网兜递给我，两手抹住蛇皮袋子，把西瓜抹进屋去。这时候，我男朋友和他爸还没有来，其实时间还早，是我太紧张了。

我羡慕那些犯了错还有机会补救的人，而我就没有这样的幸运。父亲在那不久就去世了。我那时还年轻，虽然当时就意识到了自己的不对，却一直都没有对父亲说过一声“对不起！”直到后来，我的女儿上了初中，我才知道了为人父母的不易，渐渐理解了父亲。尤其这几年，当我也到了父亲当年的年纪，身体渐渐不好，我才想起，父亲以前得过腰疼。我家离家虽然不远，但那时候六队、五队正准备铺油路，路上是厚厚的高低不平的混合石沙，自行车骑上走不动，非得推着走。车子前面挂着瓶酒，后面是七八十斤重的西瓜，前轻后重，看起来就费劲，路上又有石头，颠簸不平，一不小心，车头便会仰起来，十分难走……每念及此，泪水便湿了我的脸颊，眼前仿佛出现父亲推着自行车在石头路上艰难行走的身影；他歪斜着身子，努力地保持着车子的平稳，顶着盛夏上午的太阳，使劲推着自行车往前走着。想着女儿的笑脸女儿的幸福，他黑瘦的脸上也满是开心……可是谁知道，当他满头大汗的赶回家，得到的却是女儿的一声埋怨！

我好悔啊！我一辈子都难以忘记父亲一进门时那一脸高兴，甚至是幸福的笑容，在听到我埋怨时，瞬间一怔的复杂表情！他当时该是有多么的失望啊！如果时光能够倒流，我多么希望能回到二十多年前的那一刻：父亲走进门，我连忙迎上去，帮他扶住自行车，说：“爸，你回来了！一路上辛苦了！累坏了吧？”……”

温暖的旅程

□胡玲

□李硕洪

